



立刻说：“这是谁家的孩子？”一句话，让我心里一沉。这个老师，哪怕通过屏幕，也不愿意多给孩子一点温和的目光。之后，我儿子再也不肯上课了。他说要退学，把书和笔全都扔了，谁劝都没用。

我们不得不带他去精神专科医院看病。医生说他是重度焦虑伴有抑郁症状，需要药物治疗。服药后一开始他异常兴奋，在家不停地走来走去，日夜颠倒，还有攻击行为；换药后他又变得嗜睡，整天躺在床上，一直喊头疼，流眼泪。我们换了一位医生，但因为医生的名字和语文老师只差一个字，我儿子看见就害怕，连医院也不肯去了。起初，他还愿意见一见同学，后来就谁也不愿意见。

最严重的时候，他几乎退回到婴儿状态，话也不太说了，只能发出简单的声音；成天躺在床上，肌肉萎缩。一天，社区的心理医生上门，他是爬着出来的。

儿子的自我评价越来越低了。他说活着没意思，一次次想要跳楼。为了防止意外，我们从原来住20楼的小区搬到了一个新小区，现在住在3楼。生活中，我尽量不刺激他，饭菜都端到房间里让他吃。

我对他说：“妈妈不是医生，我们要去找专业的咨询师治疗师。你已经在家里休息了很久了，至少要去医院，开一个长时间在家里休息的假条交给学校才可以啊。”

到了医院，医生握着他的双手，看着他，他很紧张，手一直在发抖，看得出很抗拒身体的接触。但是医生很有经验，温柔地对他说：“没关系，你这种情况的小孩很多，现在有一个地方专门照顾你们，你愿意去看一看吗？”

儿子应该是把医生的话听进去了，我立即联系好这家儿童心理成长机构，第三天我们就去了。出门前，他穿了很多衣服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，不仅戴了口罩，还戴了两顶帽子。

那里的老师不惩罚、不批评，而是陪伴、理解，让他完全没有了病耻感。他慢慢开始参与活动，接触其他孩子。通过和小朋友们交流，他发现有的孩子曾经被长

期霸凌，有的则是来自不稳定的家庭。他们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，而这些错并不在于他们。

说句老实话，治疗的费用对我们普通的工薪家庭来说还是非常昂贵的。家里的积蓄在一点点耗尽，但是看着孩子一天天有了进步，开始愿意讲话，愿意出门了，我们就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。

目前他的体力还不足以支持他每天都去机构参与疗愈课程。有时候去半天，有时候是隔天去，我们已经参与了8个疗程，他已经从整天不出门，发展到一周能外出两三次。他的身体状态也有所改善。长期卧床让他的肌肉严重萎缩，那里的康复课程帮助他慢慢恢复体力；社交康复训练，也让他逐步找回对外界的信任。更重要的是，孩子开始肯写字了，很长一段时间他是连笔都拿不起来的。老师会根据他的状态布置一些简单复习题，帮助他一点点回到学习的状态中。

我去日本看到，有的学校专门有一个小屋，孩子如果不能上学，家长可以把他送到这里。小屋里面有志愿者，比如师范大学的心理学的学生，就陪孩子玩、聊天。等到孩子可以进教室的时候，还可以陪孩子去教室上课，让孩子在那过渡一下，但是目前国内学校很少有这种过渡空间。

我们考虑过是不是跟着爸爸回到日本。但他有严重的幽闭恐惧症，我担心我们甚至没有办法乘飞机。国内是九年制义务教育，他现在的学籍已经转到了小学对口的中学，但是按照相关规定，休学只能办理2年。我不确定2年以后我的孩子是否能够回到学校。如果不能，学籍问题怎么解决？还有，像他这种可能连初中毕业证书都拿不到的孩子，能够去哪里接受接下来的教育和技能培训？

我之所以愿意把我和孩子的经历讲出来，是想让更多人关心这些出了问题的孩子，他们可能没有办法适应现有的教育体制，但他们也会渐渐长大成人，面临生存考验，社会应该如何去接纳他们，不要让他们成为家庭和社会的包袱。民